

## 編後語

在權威主義的政治體制中，媒體自由並不存在，這的確是無需論證的事實。但是，在英文世界和海外中文媒體中，人們常常高估黨國體制的控制力。在人們的印象中，「黨管傳媒」原則的影響力在中國大陸無遠弗屆，所有傳媒機構無非是黨政權力的附庸，權力的意志可以輕易地滲透整個傳媒世界；因此，在中國的媒體上，根本找不到對權力的批判，對時弊的揭露，對民生的關注，對權利的呼喚，對社會公正的追求，對自由空間的爭取。總而言之，無論是傳統的平面媒體還是現代的網絡空間，無不在利維坦巨掌的掌控之下，更何況，借助於前所未有的雄厚財力，利維坦也已經掌握了現代高科技，在控制力的行使上可謂游刃有餘。

本期的「二十一世紀評論」專欄刊載了兩篇文章，分別討論了中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的自由空間。借助制度經濟學的視角，杜耀明指出，自上而下的媒體審查制度不可能成為無縫隙的社會控制機制。要想實現無縫隙的控制，一來控制者必須掌控與媒體活動有關的所有遊戲規則，二來必須保持控制者與被控制者價值理念和行為方式的一致，三來能以極低成本的手段輕易辨別違規行為，四來對違規行為實施有效的懲罰。顯而易見，同時滿足以上四條，只能是針對某些敏感事項和敏感人物。由此，經過控制者與從業人員的重複博弈，中國大陸的媒體形成了令人驚異的新聞自由空間，也造就了眾多媒體制衡權力的新模式。

在英文世界中，互聯網被視為最具有民主性、自由性和穿透性的媒介，國家對虛擬網絡世界的言論控制往往會虛費力氣，勞而無功。儘管如此，國家對互聯網的內容審查控制無一日不存在，控制的技術手段也日新月異。然而，網民們自發的、無組織的甚至「無厘頭」的反審查行為也層出不窮，乃至造就了各式各樣的網絡部落，形成了形形色色的網絡亞文化，促發了千奇百怪的網絡新語言。在中國大陸，近年來最令人嘖嘖的就是所謂「草泥馬」亞文化空間的形成。王洪喆以社會學者的細膩筆觸，向讀者描繪了一大批看起來政治冷漠的網民們如何將本來毫無政治意味的「惡搞」文本形式，轉化為一種政治抵抗的工具。正是在消費主義主宰的虛擬空間中，極權主義式的內容審查在不經意間催生了政治抵抗的社會空間。

本期還有眾多有意思的文章。實際上，通過過濾軟件對互聯網的內容傳播進行控制，在很多情況下與新聞自由無關。無論是家庭對兒童的保護，職場對員工網絡娛樂行為的約束，圖書館對特定館藏內容瀏覽權的限制等等，都對內容過濾軟件產生了正當的需求。胡凌以中國大陸的綠壩事件為由，詳細討論了在互聯網上多元治理模式的可能性。聶露批評了以抽籤代替選舉以治理現實世界的思路。高全喜分析了當今中國大陸對民主治理的五種想像。楊濤記錄了民國時期政府利用「五四」的符號對青年政治活動進行管控和治理的進退失當。